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六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魯齋許子

先生名衡。字平仲。懷慶河內人。世爲農。以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

歐陽玄神道碑曰。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

幼有異質。八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

行實曰。凡更三師。遇難皆無後。先生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年十餘歲。有相者過門。驚曰。骨淸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卽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彊絕人。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常從日者家得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避難徂徠山

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身體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考歲畧曰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會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

神道碑曰兵渡河爲遊騎所得其萬夫長酤酒殺

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葦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蓍龜人賴全活者無算其人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鎭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因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翁術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虐還自蘓門在衞之城其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

壬寅歲聞雪齋姚樞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

郎詣龜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唯乃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

徵於禮以倡鄉人學者寖盛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
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已酉年四十一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
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
語也在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
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家貧躬耕
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
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
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

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此。甲寅。忽必烈出王秦中。徵教授京兆。避於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京兆提學。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人人莫不喜幸。先生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也。庚申。忽必烈即位。是爲世祖。與竇默俱名至開平。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聰。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帝曰。卿言

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辛酉復應名至開平時侍顧問每犯顏諫諍剛毅不屈時相王文統用事竇默每於帝前斥其學術不正默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忌之乃遂奏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默欲依東宮以避禍先生力以爲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俱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先生國子

監祭酒竇爲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即家爲校以業來學先生躬耕里中未嘗以謟示人壬戌冬月名至大都假館於道菴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唯姚樞竇默時時相過始終如一至元元年懇辭還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震雷起中堂堧匠從者昏仆而先生不動也二年十月名至上都即陳雷震不宜入見弗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先生名就館訪之及還必悅誠服念念

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十百而千萬也是豈增繳之可及耶三年名至檀州後山時安童年二十一世祖謂其幼未識機務面諭先生汝謹輔導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生平雖讀其書所得甚淺旣叨特命願罄所知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强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弟恐有問之者則難行耳夏四月自分省名至上都昇以中書省事先生以疾辭不許屢蒙訪問

遂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

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必前
慮却顧因時順理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曼月摩周
旋曲折使吾之愛吾之公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
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
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
是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
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魏遼金何足法其他不
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册具載昭昭可見國家
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

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喧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

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忽廹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嘗議此。此而不務。誠為可惜。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模之定。又難於向時矣。然尾大之勢。討聖謨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

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與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繁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即是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

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葢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

使廐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

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口之制一作版籍之數）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採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繫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三日爲君難。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

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宜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欵陳於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

踐言畧曰。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汩沒於

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曰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密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防欺畧曰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

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

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伎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畧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囘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

位素餐。徒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其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惡直醜正。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畧曰。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聖曰。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
理固宜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
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
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畋於洛。萬姓遽讐
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
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
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
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
心也。將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慾怒生焉。禹

敬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

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動舉可爲天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

順天道畧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前後若此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帝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

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四曰農桑學校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益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

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絶也讀書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旣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葢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

葢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思法令之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遊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

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庫之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君臣父子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竊亦願學。五日愼微。文多削藁。末曰。臣某竊意國

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埀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以爲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己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輿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爲失望所賴者

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愬將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稍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大者也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世祖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世祖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世祖嘉納之

考歲畧曰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

先生多疾命五日一至中書至燕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

制內外百官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籓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帝前不允。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於陛下聖謨神算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世祖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

再三懇請帝命左右掖出左右曰有旨令先生出矣
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自出省去耶上曰
出殿門耳爾後連日求辭不允夏五月先生隨省赴
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阿合
馬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寢踈濶無他防備卒有橫
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
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阿合馬欲以子典兵柄先
生以爲不可謂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
書省典民與財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合馬反

耶先生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世祖以此語西相阿合馬詰先生曰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孛羅奏聞世祖憫之名其子師可入見喻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乃拜先生

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敎之。先生喜曰。此吾事也。先是竇默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敎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至是命先生爲之。先生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絶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巳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

曹中涵養之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年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學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應對進退之節或投壺習射

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毋說書不務多。唯肯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都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書言敬敷五教在寬。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蚤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

千萬不同。難遽以强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進退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襄陽下。世祖遂欲取宋。詔姚樞徒單公履及先生問計。公履言乘破竹之勢。席卷之號。此其時矣。

先生言唯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一旦之勝負及宋既下未嘗以失計爲嫌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

考歲畧曰先生言不可其辭甚秘

嘗疑金之亡也魯齋何以不歸宋而仕元及觀眞西山集見是時宋人大張榜文金民之來者到卽勦殺至有闔族被誅者則魯齋雖欲歸宋不可得也

國學事蹟曰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

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八年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授祭酒後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皆得與其列○日令家具蚤饍午饍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麵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然朝夕蒞事畧無老人疲倦之意○奏舊弟子爲伴讀或問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

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指學教人從否未可知也○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十年諸生廩食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赴上都議事而請還鄉里世祖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

體。宜勿聽其去。世祖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汚隆。我輩不可强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爲年老幾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種

先生之去。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守衡規矩。從之。

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乃詔先生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名至京先生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差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多所脗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

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正訛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自先生入院世祖恩眷益隆每北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

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今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皇太子爲言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就養且使東宮官來諭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六脈皆平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不起遂不服藥須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遂力疾奠獻如禮既撤家人餕怡如也猶曳杖於門曰尋心抨抨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與人精神能有幾

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詞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嘻於塗農弔於室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先生嘗與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來哭於墓

先生歿後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詔祭

酒歐陽玄撰神道碑文賜其子師敬立石

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紛華甚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詔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已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

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凛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葢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凡喪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

化之舍旁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先生凡遇佛老之徒未嘗面訴其非但從容欵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神道碑曰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

出必大芟而治之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神道碑曰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巳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柄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名輒徃進輒退

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已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爲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

又曰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一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予師敬叅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

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撝謙按先生見當時儒者多以貧失守故爲是言然古之人至於朝不食夕不食而不徙業者其於義命也審矣樊遲請學稼夫子以爲小人子貢貨殖夫子以爲不受命則處此必有道矣教學居官皆不可耕且爲也

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問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人使下等人若聰明過我我反爲所使矣

先生中統元年。應名赴都。道謁劉靜脩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大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中書左丞張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已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數忤倖臣。故被譖

責嘗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先生嘗言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舍是或有可以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爲善則與天爲徒政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令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

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爲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善道苟於此焉眞積力久其所欲爲無不如志者

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爲大徐思之意味深長葢不大則籓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爲秦越其乖隔分爭無有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不爲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惡罵即呪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即我父母也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只顧己便宜

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與子師可書曰。我生平長處在信小學四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我雖貴顯。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怠無耻之病也。

嘗與人曰。老來情思厭苦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

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

七月望日。思親詩曰。思卻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窻夜靜燈前敎。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便生離。泰山爲礪終磨滅。此恨綿綿未易衰。

卻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文正公實啓之。

撝謙按開闢以來。守先王之道者多矣。秦之傳經

諸儒與魯齋之功為烈然魯齋每以虛名為誤而臨卒惓惓尤以受官為恨則當時必有不能不降其志者可哀也夫

敬軒薛氏曰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為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為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以後一人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

詳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矣○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敎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

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考三子之書耶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眞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撝謙曰魯齋之學已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則未也

又曰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敬軒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年十二作詩賦十五從父在滎陽有河南叅政陳宗問行屬至敎諭學舍索先生詩藁觀之贈之一律且序之曰觀其所作才充而氣廣不數年間將見問學淵邃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輩備員苟祿之可比矣其詩有知爾晚來

成大器願修德業贊雍熙之句。時陳公年逾六十矣。寧波鄞縣人。以進士參政。而自遜於教諭之稚子。亦異人也。既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宋四大儒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永樂辛丑進士。授廣東道御史。時三楊當國。屢遜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無相見之理。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潛心讀誦。夜寢有得。即起燃燭記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櫃楚。皆呼之曰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有可為京

堂官者乎。三楊以先生對名爲大理少卿。初至京居
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若主之權王太監
力也。朝罷可卽詣謝。明日朝退。又使人語之。終不往。
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爲謝。且曰。彼將來見
也。知李文達與先生厚。名令轉語之。李往道意。先生
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
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
先生獨立。振自是啣之。會指揮某死。振侄王山欲娶
其妾。妻持不可。妾因誣妻毒夫殺之。下御史問誣服。

大理駁還者三。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詔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憾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逮至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囚不服問理。詔綁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兵部侍郎王偉申救。得免。時傳振有老僕。素謹厚不與事。是日哭於厨下。振惟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乃傳詔赦之。居家六年。以薦起大理丞。

時也先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先生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寇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督軍餉事竣而還陞南京大理卿有富人獄久不決先生至伏法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先生不往英賢之至京宣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蘇松歲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屋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廉之以謀叛藉其家先生抗章辨之獲免者甚衆天順元年春正月十七日壬申英廟復辟先生爲衆望所歸甲申

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李文達嘗
曰。此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
唯當積誠以動之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會
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
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石亨徐有貞誣于肅愍
謙王太保文謀危社稷抵凌遲二十二日丁亥將刑
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
先生驚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怒曰事已定
不必多言會上名諸臣入議諸臣皆默然先生曰陛

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上曰。于謙曾有大功。有貞爭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遂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即有去志。

是時有貞之進。先生必以先生卹王文之怨。助其凶燄耳。不意先生之反之也。是時先生不力爭者。豈不以亨有貞挾溫皁之勢。勢不可止。天子且無如之何。徒以身殉。一時大臣悉髮。將慮震驚社稷乎。

此時石亨與肅愍有不並立之勢。決非口舌所能爭。然以一代忠寃。不幸正當先生始入政府之日。不知有大聖人之德。頃刻轉移。又當何如耳。一日名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以正心誠意爲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居數月。議遣使求獅子於西番。先生諫不聽。見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致仕。得允。三日卽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前。饘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慍

先生曰。我身雖困而道自亨也。方辭疾時。石亨素敬先生。來覲。因曰。卽不留我。爲啓上。請勅書爲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敎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覩之。乃勅書也。其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爲愈乎。先生居家。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惓惓以復性立敎。嘗曰。此程朱與瞭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何異買櫝而還珠也。先生以踐履篤實爲本。接人

無小大無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簡易不爲奇僻南陽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居洛申公當國屢以書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所著有讀書錄河汾集

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

蠢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旣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旣得天

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

文清之後。醇儒自推康齋吳子。然其語錄。自成一經。臨川章袞謂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今不採入。學者另切己觀之可也。